



岁月清浅

潮涨潮落

百味人生

四季芳菲

窗外看风景

晨跑

□崔鹤同

□肖立春

窗外看风景,是人生一大乐趣。记得多年前我在建湖老家时,住的是顶层五楼。楼房的顶层,有它的缺陷。但好处是清静,少吵扰,又能登高望远,更上一层楼,多看些人间烟火。

我的窗外,长着一棵硕大无朋的槐树。每到夏天,枝繁叶茂,浓荫蔽日,树影婆娑,金子般的阳光,洒落下来,斑斑驳驳;一阵阵花香在空中弥漫,又随着习习和风,吹拂到我的居室。有时,会有一只雀鸟,飞落在窗台上,悠闲地踱步,还隔着窗玻璃,大胆地歪过头来,睁着眼睛盯着我看,仿佛相看两不厌,唯有它与我。

那时,面对如此良辰美景,心情大好,逼得我文思泉涌,下笔千言,往往一首小诗或一篇短文,一挥而就。

后来,我退休回沪定居,和年届九秩的家父同居一室。我们住的是三楼。因是新建小区,窗外的梧桐树并不高,但树梢也已高过我们的窗户。每天清晨,便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鸟鸣,煞是热闹。尤其是春天,使人油然想起两句唐诗: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不禁精神为之振,春光不可辜负,立马翻身起床。

每当冬天来临,隆冬腊月,滴水成冰的时节,父亲便穿着棉衣棉裤,脚套棉鞋,坐在小竹椅上晒太阳。当太阳西下,父亲就随着阳光的南移,不时地慢慢移动他的小椅子。“时过境迁”,他还能精确地判断,阳光每天同一时间向南移动的微小距离。他会看看腕上的手表,说:“看,今天太阳又向南偏一点了。”

家父不幸辞世以后,我又搬到了黄浦区老城厢石库门。我们住一楼,有前后门。我的卧室在后面,紧挨着公用厨房。厨房上面是亭子间,住着安徽人小徐一家四口。我的小房间也有一扇小窗。可惜,窗子外面是一堵墙,墙里面是厨房上亭子间和三楼的木楼梯。我当然看不到什么风景了。有人上上下下,只能听到“笃笃笃”的脚步声。有时,小徐一家凌晨从安徽老家赶到上海,可以听到他们几个人上楼的急切而又杂沓的足音。这时,可以想象,他们回家见了亲人,又满载而归,回来时激动而欢快的样子。当然,我这是想当然的“听”窗景了。

窗外的景色,因人因地因时而异。最有意思的莫过于“一代鬼才”黄永玉。1953年,成为中央美院最年轻教授的他,携妻儿举家从香港来到北京,住的房子也有窗户,只是窗外对着墙。于是,他就铺开一张纸,画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钢窗,窗外画着阳光和鲜花,看上去,四季如春,生机勃勃。当然,窗外看风景,主要的是看自己的一种心情,所以,黄永玉是明智的。其实,人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窗,灵魂通透,生命亮堂,活出五彩斑斓的自我。

清晨,沿着盐渎公园林荫跑道,我依照自己的步调信步慢跑,却被大概是聚龙湖跑团的女跑者从背后一一超越。她们大多娇小玲珑,苗条瘦削,身穿印有跑团标志的无袖T恤,一头乌黑的头发扎成马尾辫,一面听着式样不同的Headphones,一面英姿飒爽地沿着道路向前奔去。

她们似乎习惯超越别人,一看就知道是资深跑者,一路纵队中距离快跑时,步幅很大,步伐矫健有力,队伍充满了力量。她们一看就是优秀的,健康的,既有魅力,又充满自信。如果有人采访她们,她们也许会说:“我们可以跑得慢一点,但我们绝不后退!”“这里跑步氛围很好,大汗淋漓啊。”我一边看沿途风景,一边优哉游哉地跑步,与她们的想法格格不入。

与之相比,我对跑步仿佛失去了动力,对败绩早已习以为常。混迹于运动圈多年,令我感叹无奈的事情多如牛毛,我使尽浑身力气都无法战胜对手。

长距离跑步一般都有热心人提供补给,他们会早早来到公园,把水、西瓜、饮料等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他们对补给者始终有着亲切的态度。我常常不愿贸然去补,却经常关注跑步者的态度,关注她们今天穿什么衣服,关注她们马尾辫梳理的高度,关注她们自由的天性和独一无二个性,这也成了我每天清晨跑步的小小乐趣。

跑步是一个过程,是一个享受的过程,是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和外界声音的过程。对于跑步者而言,完成预定目标,不仅是为了名誉、成就感、征服欲,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本能,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渴望。她们跑步的地点多、起跑时间也不固定。我也时常猜想她们明天几点出现在哪里。若是偶然遇见后心照不宣地关心,定让人十分感动,这是跑步者的幸运。

看着她们那荡来晃去、摇曳不已、似乎有些怡然自得的马尾辫,我不着边际地思考着诸如此类的事儿,保持着自己的步调,远远地眺望着她们远去……看着渐行渐远的靓丽背影,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,期待再次相遇。

个人的意义不在于独一无二,而在于关系。这种相遇,让我们与他人和自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,我们从中获得的,就是这个意义。



人闲桂花落

□邹娟娟

庭前桂花落,一阵香雨过。

初冬至,桂花隐匿。小小的四瓣,经过乳白到金黄的过渡,复为褐色,缩成更小的一笔,依附于枝干。长长短短的花串,依然秀气玲珑。若无大风疾雨,不会轻易脱离大树。除非,它愿意。

闲时,适合赏桂。静静看,看它一点一点落下。花落自有方向,风朝哪里吹,落哪里。大多时候,和柔风相伴,心平气和地飘,触到枯枝叶,像在上面耳语,能闻其细声,余味无穷。落红不是无情物,用在桂花上倒也恰当。当它从枝头滑落时,内心空旷,腾出诸多位置,只为无悔。人间有爱,花有情。

世间匆匆,步履来不及停下,新的事物接踵而来,桂花却可以穿越古今。它是极香的:香比余花分外浓。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它风姿无双,引人折腰: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桂花不仅仅停在秋季:雪下桂花稀,啼鸟被弹归。凡它所在,清幽在,牵挂在:故园松桂发,万里共清辉。雅士们喜觅着它的香踪,寻一场好梦: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……桂花,似一抹浅墨,千古芳踪,添足了诗情画意。

故乡和桂,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

童年的冬日朝暮,常有薄雾,人都是闲着的。东家捧个大海碗,呼啦喝着糁子粥,西家咬着煮山芋,天南海北地侃大山。彼时村里的烟雾最盛,许多人家的屋顶上晕出一圈圈好看的弧线。晚饭后,母亲从小罐中捏出几粒碎屑,撒进面团里。她轻轻揉面团,搓成圆,摊开,包豆沙。我们围着,空气里全是香气,辨不出是面粉的香,还是罐子里的奥秘。母亲说,罐里放的是干桂花。哦,那它开放时,该是怎样的耀眼啊?

次年春,母亲移来几株桂花枝,纤细,楚楚动人。我们看它的叶如秀眉舒展,看它细密的花骨朵在翠绿环绕中若隐若现,看它渐渐绽放。变妆美人似的,一天一个模样。白色为纯,金黄为锦。初开的惊喜,次第延展的缠绵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乾坤。小小的一株,足以惊艳那段岁月。可惜,花期不长。母亲从不舍在它们开得最盛时采下,还常告诫我们这些皮猴子:千万不能摇晃攀爬。母亲大概忘了,她的桂花糖包早收买了我们。

即使闲暇,我们宁可用木棒敲水杉树上长羽叶,或在桂花树旁雕萝卜,也绝不碰已枯萎的桂花。那时,它们很像乖巧的小孩,沉睡在漫长的时光里。我们喜欢等待桂花自然凋零,也许需要相当大一阵风。伴着清雅的香气,那褐色的一点悄无声息地坠下,自此画上圆满的句号,迎接下一季绚烂。

人闲桂花落,落的是念念不忘!

海风吹,海浪涌,潮水漂流四方,扯不断的情丝,无论走到哪里,总要回到岸边的家。家就是根,立足根本,潮水的愿景很开阔。

岸是潮水的家

□王诵诗

面对大海,潮水一波推着一波,海浪挨挨挤挤,一齐涌向岸边,波浪拍打着海岸线,飞雪溅银,激起的浪花唱着好听的歌,就像暂时离别的家人,一番奔波,又回到温暖的小家,放松心情,享受亲情,无比愉悦。那种欢乐的场面,是那么舒心悦意。隔三岔五,我就去离家不远的海边,和潮水近距离接触,观赏潮水。生活在海边,这是得天独厚的幸福。

满潮,落潮,大抵都在6个钟头左右。每天昼夜不息,周而往复,白天涨落叫作潮,夜间涨落叫作汐,所以潮水也叫潮汐,一天24个小时,潮水涨落两次,亘古不变。潮水按时而来,准时退去,大自然的规律,天天都是这样,千百年来,海岸就是潮水的家,有家,就有潮水回家的路,再苦再累,家就是停泊的港湾。

潮水,大多数的日子是安然的,风平浪静,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。涨潮,潮水托着满载的渔船,回到渔港,卸下一筐筐鱼虾蟹贝,新鲜的海货运往大小市场和超市,丰富了城乡的餐桌。落潮,裸露的大片海滩一望无际,可以拾泥螺采海葵,可以扒蛤蜊掏蛏子,享受拾海的乐趣。夜晚,海边的人家枕着潮水入睡,“碧波堆里排银浪,月影徘徊天滢漾”,不知不觉,一觉睡到大天亮,又去海边,迎着潮水回家,送别潮水离去。

潮水也要过自己的节日,就像钱塘江大潮,一年一度,盛大的潮水节日。一片片潮水,滚滚而来;一朵朵海浪,争先恐后,迫不及待向岸边奔来,如同万马奔腾,声势浩大,“声驱千骑疾,气卷万山来”。人山人海,都在岸上迎着潮水,欣赏潮水表演的大合唱,扣人心弦。间或,调皮的潮水没遮拦地奔入人群,来一个亲密地相拥,这是大合唱中的小插曲,也别有情趣。

恶劣的天气总是不期而遇,台风,暴雨,在大海上肆虐,横扫一切。涌动的潮水面无惧色,全员起劲,一排排巨浪冲天而起,殚精竭力争台风暴雨。平日相伴的海鸥也不甘示弱,上下翻飞,呐喊助威;无数鱼虾也勇立潮头,并肩迎战。为了保护海岸自己的家,潮水抵御着台风暴雨,最大限度减小对海岸的冲击,奋战在第一线,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台风暴雨过后,海岸千疮百孔,待潮水养好了伤痕,重建家园,安居乐业。

海风吹,海浪涌,潮水漂流四方,扯不断的情丝,无论走到哪里,总要回到岸边的家。家就是根,立足根本,潮水的愿景很开阔。